【石油观察家】美国新生大国转型期的国际话语权建构

文 | 李新烽 冯峰 张萍

【内容提要】美国从大西洋沿岸的一块英属殖民地到地区强国再到世界强国直至超级大国的发展轨迹，是一段耐人寻味的大国成长史。这段历史不仅是美国经济和综合国力快速崛起的过程，也是其国际话语权不断增强的历程。作者从美国新生大国转型期的历史入手，通过建立一个关于国家实力、国家身份与国际话语权的分析框架，探讨了美国在新生大国转型期的国际话语权建构。从1865 年内战结束到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历时80 个春秋的历史长度中，美国从政策议程设置、学术议程设置和媒介议程设置三个方面，历经国际话语权的准备、萌发、初创及制度化四个阶段，主动且有意识地塑造了自身的话语霸权。纵观这一历史过程，国家实力与国际话语权紧密相连，但国家实力并不必然带来国际话语权; 相反，国际话语权更多是在国家实力基础上的自主建构。

【关键词】新生大国转型期; 国际话语权; 政策议程; 学术议程; 媒介议程

美国始而从大西洋沿岸的一块英属殖民地，继而成为地区强国，转而再到世界强国，终至发展为超级大国的轨迹，是一段耐人寻味的大国成长史。这段历史不仅是美国经济和国力快速崛起的过程，也是其国际话语权不断增强的历程。探寻美国国际话语权形成的踪迹，可以发现两大基本特征: 第一，美国新生大国转型的历史时期正是其国际话语权形成的关键阶段。第二，美国的国际话语权不是其经济实力的自然延伸，而是其主动和有意识塑造的结果。

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多从经济增长、政治制度、治理模式、权力结构、霸权体系、国际秩序等角度论述美国的大国成长历程。但上述视角对美国的国际话语权尤其是其构建的历史过程鲜有论及，相关研究散见于历史学、经济学、新闻传播学、语言学、管理学等诸多学科，具有明显的碎片化特征，尚未形成专门、系统和深入的成果，遑论专业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本文尝试从美国新生大国转型期的历史入手，通过建立一个关于国家实力、国家身份与国际话语权的分析框架，探究美国在新生大国转型期的国际话语权建构，以期对现实有所启迪。

一、美国新生大国转型期的历史考察

在近现代以来的国际舞台上，在人类历史大动荡的国际环境下，美国跨越了大国成长的多种陷阱，从一个新生大国成长为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主导型大国，堪称世界大家庭中的“幸运者”。

( 一) 新生大国及新生大国转型期的含义

新生大国是指在较短时期内以令人瞩目的发展速度跻身强国之列的国家。学术界常用的类似概念还有新兴大国、崛起大国等。新生大国往往具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实力、相对独特的发展模式以及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在世界历史上，这样的国家凤毛麟角。近代以来出现的新生大国主要包括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苏联等。① 新生大国是一个相对于原有大国而言的概念，尤其相对于国际体系中现存的最强大国家而言。国际体系中原有的最强大国家通常是国际秩序的主导者即霸权国，学术界通常称之为守成大国、现存大国、既有大国等。

新生大国转型期是指一国从经济腾飞直至成长为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中最强国家的发展时期。在新生大国转型期，有的新生大国在已有基础上发展，最终成长为国际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如西班牙、荷兰、英国和美国; 也有的新生大国在大国成长过程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夭折了，如法国、德国、日本和苏联。夭折的原因既有本国内政外交的失误，也有外部国际环境的不利。其中，如何恰当处理与守成大国的关系是新生大国转型期最重要的外部挑战。

内战( 1861—1865 年) 结束后，美国的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至19 世纪末，美国经济发展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一时期也被称为美国发展的“镀金时代”。1894 年，美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世界老牌强国英国，跃居世界第一。① 尽管当时美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占据世界首位，但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仍然不是国际体系的领导者，世界霸权依然掌握在大英帝国手中。美国接过国际体系的指挥棒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换言之，美国的新生大国转型期始于1865 年内战结束后经济高速发展，止于1945 年二战结束后问鼎世界霸权国的宝座，历时80个春秋。

( 二) 美国新生大国转型期的四个历史阶段

纵观美国新生大国转型期80 年的时间，按照其国家综合实力发展状况和对世界霸权的追逐历程，本文认为它主要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

1．1865—1894 年: 对于世界霸权尚无意愿

在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时期，英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家，工业产量稳居世界第一，号称“世界工厂”。19 世纪70 年代以后，英国逐渐丧失了其工业垄断地位。② 与此同时，随着内战的结束和南方大规模重建的开始，美国经济起步腾飞，随之迎来罕见的高速发展。19 世纪60 年代初，美国仍未摆脱对欧洲的经济依附，基本上是个农业国家，而到19 世纪90 年代末，美国已经拥有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③

美国在这一时期的经济成就主要得益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欧洲移民的不断涌入不但使美国的人口规模迅速扩大，而且带来了最发达的西欧国家的先进技术和专业人才。英国大量而丰富的先进经验与技术使美国在工业革命起步之初便有了可效仿的对象，并且具备了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19 世纪中叶，工厂制度在美国东北部已占据主导地位。内战后，南部也普遍采用机器生产，西部开发则导致西部工业的兴起。但直到以电气化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出现，美国才在重大科技发明的基础上，于19 世纪末赶超了过去200 年一直走在前列的欧洲强国。

从1860 年到1894 年，美国工业生产总值由占世界第四位一跃而居首位。① 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完全由英国主导，其他欧美国家都属于被动追随者的话，那么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情形则是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等几乎同步发生。美国在此期间创新成就显著，1860—1890 年获得批准的专利达50 万项，是此前70 年的10 倍。著名发明家爱迪生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美国技术创新的象征性人物。美国在电力、通信、汽车制造等行业居世界领先地位，钢铁、煤炭产量均居世界第一，机械制造、石油等行业的发展成就也令世人瞩目。② 两次工业革命使美国的生产力和企业管理制度处于不间断的创新过程，在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方面后来居上，逐渐领先于欧洲国家。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先进技术的广泛应用并且抓住技术发展的后发优势，美国能够在短短数十年间迅速超越老牌的欧洲列强，荣登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的宝座。

2．1894—1918 年: 开始逐鹿世界霸权

1894 年，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首次跃居世界第一，此后其工业产值稳步提高，在世界工业产量总额中的占比不断攀升。同一时期，英国的工业发展速度却日益缓慢，工业生产总值的世界排名不断下滑，不仅落后于美国，甚至开始落后于德国。1900年，英国在世界工业产量总额中的比重落后美国13 个百分点; 1910 年，英国的份额仅是美国的约1 /3( 详见表1) 。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两大军事集团疆场厮杀的时候，美国宣布中立，坐山观虎斗。在战争的前两年半时间里，美国一方面大发战争财，刮光了一些交战国的黄金桶; 另一方面加紧扩军备战，加强自身的军事力量。当双方久战不决、两败俱伤的时候，1917 年美国组成远征军，由约翰°§潘兴( John Joseph Pershing) 将军率领200 万美国将士出兵欧洲，收拾这场世界大战的残局。美国成为一战的最大赢家: 国民财富从1912 年的1870 亿美元增加到1920 年的5000 亿美元，几乎超过整个欧洲的总和。① 战前，美国欠英国债务30 亿美元; 战后，英国反欠美国47 亿美元。美国不仅成为英国的债权国，而且掌握了世界黄金储备的40%。② 从此，美国纽约取代了英国伦敦成为世界新的金融中心。百年来称霸全球的“大英帝国”无可挽回地开始走向衰落。

当然，直至这一阶段结束之时，美国仍然不是国际政治体系中的霸权国，世界权力格局的重心依然在欧洲。一个国家在国际结构中的地位不仅来源于其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和排名领先的经济实力，而且源于其先进发达的军事力量、登高一呼的国际威望以及解决错综复杂的国际问题的能力。德国曾经希望通过这场战争夺取英国在欧洲的霸主地位，但是被英国组成的同盟击溃了。英国仍然是这一时期国际体系中无可替代的霸权国。

3．1918—1941 年: 世界霸权潜伏期

这一阶段是人类历史的重大转折期，横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20 年的休战”期和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期。一战结束后召开巴黎和会的目的在于，战胜国对战败国制定和约，建立战后世界和平，确立新的国际秩序。美国曾经希望凭借因一战而强壮起来的实力称霸世界，然而，被大战削弱了实力的英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外加在战争中夺取了德国的不少海外殖民地和奥斯曼帝国的大片属地，战后英国的殖民地比战前更加扩大。因此，无论是从自身实力还是从自身意愿而言，英国都不可能主动放弃为之奋斗了几个世纪且通过一系列战争才获得的世界霸权。不仅如此，由于美国参议院的反对，美国最后未能批准《凡尔赛条约》，也没有加入国际联盟。战后的美国又重新退回孤立主义。这是美国争霸世界的重大挫折。

然而，这个时候的英国却只是在表面上勉强维持世界霸主的体面，战后国际秩序的正常运转难以为继。由于国际体系的霸权国英国没有实力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而有实力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美国却没有意愿提供。① 可谓前者有心无力，后者有力无心。随着1929 年资本主义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危机爆发，整个世界再次处于剧烈的动荡与混乱之中，并且不可逆转地再次滑向世界大战的边缘，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②

随着1941 年日本军队对美国在太平洋最大的军事基地珍珠港的突然袭击，美国再难独善其身，不可避免地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旋涡。珍珠港事件直接宣告了美国孤立主义的终结。如果说一战结束时美国已经初步具备了称霸世界的物质基础，那么从巴黎和会到珍珠港事件爆发的20 余年间，美国社会从精英阶层到普通民众最终完成了自己应该而且必须主导世界秩序的心理转变。这一时期也可视为美国新生大国转型的霸权潜伏期和心理调适期。

4．1941—1945 年: 世界霸权见习期

珍珠港事变后，美国正式加入二战，并且迅速完成了从中立向参战的各项准备。由于美国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和先进的科技水平、丰富的物质资源储备，参战后的美国立即成为盟国抗击德日意法西斯势力的生力军，并且成为打败德日意法西斯的领导者。

到二战结束的时候，遭受战争巨大破坏的西欧各国伤痕累累: 工业凋敝，农业歉收; 资金拮据，债台高筑; 生活必需品极度匮乏，严重供不应求，处处暴露出一幅衰败破落的景象。③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于远离欧洲战场和亚洲战场，美国本土并没有受到战争的直接打击，大战非但没有对美国经济与社会造成严重破坏，反而刺激了美国军事工业和整个工业基础的蓬勃发展。战争期间，美国不仅军事实力迅速膨胀，而且大发军火财，出现了“战争经济”的繁荣局面，国力得到空前加强，真可谓“风景这边独好”。大战结束之时，美国的综合国力已经稳居世界第一。

美国在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一以后，差不多又经过半个世纪的持续发展，外加两次世界大战对既有强国造成的惨烈摧残，才最终在经济、军事、政治、国际事务等诸领域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老大，最终跨越了新生大国转型期的阶段，成功实现了向世界霸权国登顶的华丽转身。尽管这一阶段在美国新生大国转型期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占时较短，但是承前启后，作用甚巨，影响深远，是美国尝试领导世界以及主导世界秩序的“见习期”。在新生大国转型期的四个发展阶段，美国实力状况以及霸权的发展态势可以用表2 来概括。



二、国家实力、国家身份与国际话语权

1865—1945 年，美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带来了自身在国际政治中的身份转变，围绕不同历史时期国家身份的建构，美国不断塑造着一个新生大国的国际话语权。

( 一) 国家实力与国家身份

所谓国家实力，就是国家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① 而国家身份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对自身文化特征、国际地位等特定属性的认识和想象。在国际互动中，国家身份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外交取向和政策偏好。

在国际政治系统中，国家作为最主要的国际行为体能够选择的身份并不多。② 自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Westphalian System) 诞生至今，现代国家就被置于一个等级体系之中，居于这个体系上端的是大国，国际政治系统的结构主要是由大国影响和决定。① 大国即凭借自身的实力获得特殊权利并承担维持世界秩序责任的国家，是对其他国家有影响力的国家。② 但是，大国身份并不是自动获得的，而是需要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

如果将国家身份的形成放到国际政治系统中进行观察，就会发现其过程处于一个输入与输出的循环之中。作为“自我”的国家处于信息不断输入与输出的国际政治系统之中。与之相对应的是其他国际行为体，即“他者”。国家身份的形成包含在两个相互转化、周而复始的过程之中，一个是由里及外的自我认知、传播、推销和建构，另一个是由外及里的被“他者”接受、认可或者反建构( 如图1 所示) 。③



如前所述，美国内战结束后，随着国内市场的统一，经济持续攀升，国家实力不断增强。及至美西战争，美国不仅在经济上独占鳌头，而且领土面积空前扩大和统一，一个大国已经诞生。但是，对于这一大国身份，无论是美国自身的认知还是国际社会的认可，尚有一段相当遥远的距离。

(二) 国家身份与国际话语权

国家实力的变化带来国家身份建构的需求，而国家身份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即是话语发明的过程。① 身份栖息在话语之中，身份认同归根结底需要在话语环境中完成。

话语( discourse) 是人类运用语言表达思想进行交际与思维的产物，②但话语不仅仅包含语言，而是一个包括文字、表情、动作、声音、图像、建筑、服饰等在内的，承载着特定意义的复杂符号体系。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符号构成了世界的一切，而话语是符号的最普遍存在。③ 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更是在话语中发现了权力。他指出，话语是权力，人们通过话语为自己赋予权力。④ 实际上，符号具有能指和所指的两面性。⑤ 话语因能指而获得了权力。话语权即是为符号赋予“能指”的权力，也就是为符号赋予思想的能力。话语权在国际范围内的延伸即国际话语权。⑥ 国家身份的认知、建构和认同就是通过国际话语权的确立和扩大而逐步实现的。

所谓国际话语权，就是一国在国际互动中提出政治议题、控制议题的研讨方向并赋予其观点的能力。换言之，国际话语权产生于特定的政治话语之中。本文认为，政治话语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其一，国家属性，即关于国家历史、地理和文化的国家叙事。国家的历史、地理、文化等属性是国家身份认知的重要内容，是区分“自我”与“他者”的主要依据。但是，关于国家历史、地理和文化的国家叙事与学术研究的成果并不完全吻合，相反，它多是充满了故事、节日和仪式的政治叙事。其二，国家价值观，即关于国家价值观的意识形态表达。价值观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对形势的估计就不同，因而会赋予自身不同的身份。① 其三，外交战略与目标，即关于国家对外战略及目标的叙述。这是确定作为“自我”的国家与外部“他者”之间关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对自身在国际政治系统中所要扮演角色的重要阐释。

有学者提出，国际话语权的建构还要看是否具备四个要件: 一是一国能否构建一种既有“本国特色”又有国际性特点的话语体系; 二是一国能否为外交话语背后蕴含的意识形态提供包括思想体系、科学依据和道德精神论述在内的强有力的理论论证; 三是一国能否为外交话语的传播提供健全、有效的传播平台; 四是一国能否创新外交话语表达方式，促进话语的传播。② 概言之，国际话语权的建构是一个议程设置( agenda setting) 的过程。③

依据议程设置的理论，这个过程亦可分解为三个部分，即政策议程设置、学术议程设置和媒体议程设置。政策议程设置即一国权威政府从顶层设计上确定的对国家身份的认知，体现在立法、政策性文件、领导人讲话及元首外交之中; 学术议程设置即学术界、思想界围绕着国家身份对国际话语权力的建构，体现在学术研究成果、智库报告及各类学术交流活动之中; 媒体议程设置即利用各种媒介载体将一国有关国家身份的顶层设计，通过议题框定和政治修辞，将之转化为各种能够对受众产生影响的仪式、象征或隐喻，进而推动国家身份建构的过程。基于以上论述，下文将从政策议程、学术议程和媒体议程三个角度，从国家属性、国家价值观和外交战略与目标三个方面就美国不同历史阶段的话语权塑造进行分析。

三、美国新生大国的国际话语权塑造

美国从新生大国到实现世界霸权一共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本文按照这四个阶段，对美国国际话语权的塑造历程逐一进行回顾与分析，即大国话语权的准备阶段、大国话语权的萌发阶段、大国话语权的初创阶段和大国话语权的制度化阶段( 参见表3) 。



( 一) 1865—1894 年: 大国话语权的准备阶段

1．政策议程: 从孤立主义到泛美主义

立国之初，美国尽管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但面对的是一个险恶的国际国内环境。国内国库空虚、负债累累。国际上，尽管英国承认了美国的独立，但依然虎视眈眈，采取敌视政策。与此同时，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几乎整个欧洲都卷入大革命的洪流，紧接着就是长达十几年的拿破仑战争。这一时期前后，欧洲大国的同盟关系经常变位。

面对欧洲大国盟友关系的“常态性”易位以及法国大革命后风云诡谲的欧洲国际关系，不顾大多数阁僚的反对，也不顾法美之间曾经的同盟条约以及法国对美国独立战争的巨大支持，乔治°§华盛顿( George Washington) 于1793 年4 月发表了著名的《中立宣言》，强调美国对欧洲交战双方采取“真诚和不偏不倚的中立政策”。① 不仅如此，华盛顿利用自己的崇高威望以及在国内政治派别争斗中的超然姿态，在离任之际发表了著名的“告别演说”，再次强调美国应该远离欧洲的政治纷争，避免把美国的命运同欧洲任何地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从而最大程度地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② 这即是“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滥觞。乔治°§华盛顿的目的在于为美国争取最大程度的外交主动权，也使美国一心一意地谋求自身的发展。因此，在美国独立后，当欧洲列强继续在全球兵戎相见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时候，美国大致避免了与任何一个强国的正面冲突。

但是，孤立主义并没有成为教条，每当危险来临或好处唾手可得之时，孤立主义随之寿终正寝。① 19 世纪20 年代的拉美局势迫使美国不得不在孤立主义面前做出选择。当时拉美独立运动已成大势，西班牙要留住这块殖民地，就不得不寻求国际支持，神圣同盟成为首选。为了阻止神圣同盟势力的扩张并束缚美国在拉美的手脚，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坎宁( George Canning) 提出与美国在拉美开展合作。在这一背景下，1823 年，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 James Monroe) 在致国会的咨文中提出了对拉美政策的考虑，即著名的“门罗宣言”。该宣言包括以下五点内容:一是美国反对此后欧洲列强再把美洲大陆已获独立的国家作为殖民对象; 二是美洲和欧洲实行两种本质上不同的政治制度，美国反对后者把它们的政治制度扩展到西半球国家; 三是反对欧洲国家干涉美洲事务; 四是美国不干涉欧洲国家的事务，也不干涉它们的现存殖民地和保护国; 五是继续奉行中立政策。以上五点可以概括为三个基本原则，即美洲体系原则、互不干涉原则和不再殖民原则。②

1845 年，詹姆斯·波尔克( James Knox Polk) 总统在向国会递交的第一份年度咨文中重申了门罗宣言的内容，并做了一些重要的补充和解释。此后，门罗宣言所代表的思想被冠以“门罗主义”。查尔斯·比尔德( Charles Austin Beard) 等学者认为，“与华盛顿的告别演说一样，长时间内门罗主义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③ 1889 年10 月2 日，第一届美洲国家会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幕，除多米尼加共和国外，其他拉美国家全部参会。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美洲共和国国际联盟，并在华盛顿设立常驻机构美洲共和国商务局。它就是后来泛美联盟的前身。在“门罗主义”的支持下，美国对拉丁美洲事务从反对欧洲干涉到取欧洲而代之，最终将势力范围扩展至整个美洲。

2．学术议程: 从“天定命运”到“扩张主义”

尽管按照宪法，美国是一个政教分离、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然而基督教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具有特殊地位。在美国总统就职仪式上，新总统手按《圣经》宣誓就职。所有美国人，上至总统议员、下至贩夫走卒都耳熟能详的“效忠誓词( The Pledge of Allegiance)”规定，美国人宣誓效忠“在上帝保佑之下”的美国。④ 一方面，由于美国早期移民以英国清教徒为主，因此，美国承续的宗教教派和教义以及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惯例乃至文化习俗显而易见地与英国一脉相承; 另一方面，美国的宗教意识与

英国也有相当大的差异。美国人认为，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出使至原野”，要在上帝“应许之地”建造“新耶路撒冷”。① 美国已经成功地在北美大陆创建了尘世天堂，即所谓“山巅之城”。②

在“上帝选民”和“美国例外”的感召之下，19 世纪40 年代，“青年美国人”以约翰奥沙利文( John L． O’Sullivan) 为核心、以《美国杂志与民主评论》为阵地狂热地支持领土扩张。奥沙利文还在他撰写的文章中称之为“天定命运”。③ 一批青年学者萌发了“天定命运”的新论。在“天定命运”论看来，向世界各地推广美国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制度，是美国传播福音的行善之举，也是美国承担国际责任的表现，具有明显的国际道义属性。这种强烈的宗教性使得美国政治带上了“美国世界化”和“世界美国化”的政治逻辑烙印。这为美国对自身及其自身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认识奠定了基础，也为美国以美式自由主义原则塑造世界秩序奠定了思想基础和行为动力。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学术界的思想脉动和理论研究成果逐渐对政治决策层产生了实质性影响。林肯和约翰逊两任政府的国务卿威廉°§西华德( William Henry Seward)就是一位坚定的天定命运论者。他经历了美国内战和南方重建的特殊时期，第一次较为完整地提出了“美利坚帝国”的构想。西华德坚信，亚太地区将成为“今后世界角逐的中心舞台”，如果美国人能够占领太平洋上具有战略地位的岛屿并迅速建立海军基地，那么美国就能控制太平洋，建立太平洋帝国，成为“比迄今为止任何国家都更加伟大”的国家，而实现这一切的首要目标是垄断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市场。④ 西华德兼具学者与政治家的双重身份，因而成为推动美国走向太平洋帝国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天定命运”思潮的兴起不仅服务于美国的领土扩张，同时还代表着美国精英构建国家身份的一种积极尝试，反映了当时美国人对美国的国家特性、国家目标和国际角色的思考。⑤ 超验主义的创始人拉尔夫爱默生( Ｒalph Waldo Emersonr) 在《美国学者》一文中提出，美国“不能老是依赖外国学识的残余来获得营养”，“我们依赖旁人的日子，我们师从他国的长期学徒时代即将结束”。⑥ 超验主义诞生于美国的民族意识日益觉醒之时，它与美国社会的物质主义、非民主的方面截然对立; 超验主义倡导民主、自立、心灵的自由和超验个人主义，强调普通人的尊严和无尽的潜能; 超验主义的思想把人从各种精神桎梏中彻底解放出来而充分发挥其潜能，对实现美利坚民族文化独立和个人精神独立起到了重大作用。① 在超验主义的感召下，美国知识分子热切呼唤着一个独立自主的新美国的到来。

3．媒体议程: 出版塑造独立自主的新美国

在这一时期，美国媒体快速崛起，报纸、杂志、图书出版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政治话语的传播大大加强。早在1845 年，《美国杂志和民主评论》率先公开使用了“天定命运”一词，纽约《早晨新闻》在社论中进一步紧跟评论，随后，“天定命运”便成为宣扬美国领土扩张的专用术语。②

同一时期，众多著名的美国大学开始成立自己的出版社，学术出版兴起。③ 围绕着对一个即将到来的新美国的认识，出版界携手学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一批梳理、总结美国历史的著作出版，大大丰富了美国作为一个新生国家的历史资料。例如，约翰麦克马斯特( John Bach McMaster) 于1883 年撰写的《美国人民的历史: 从革命到内战》( History of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Ｒevolution to the Civil War) 、詹姆斯布赖斯( James Bryce) 于1888 年完成的《美利坚联邦》( 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费雷德里克特纳(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于1893 年发表的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等。

对历史的梳理增强了美国人对美国国家身份认知的共识。但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美国不管是经济实力还是国内治理等方面，均还处于积蓄力量、苦练内功时期。因此，在这一时期美国埋头于国内事务，无论是从国家自身的身份认知上( 自我认知) 还是从外部世界的认可上( 他者认知) ，都没有大国身份的相关考虑，因而没有出现对大国话语权的主动追求。

( 二) 1894—1918 年: 大国话语权萌发阶段

1．政策议程: 从“门户开放”到十四点计划

美西战争成为美国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转折点，及至“门户开放”的提出，美国终将其势力范围扩大至太平洋西岸。

1899 年9 月至12 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 John Milton Hay) 训令美国驻英、德、法、俄、日、意六国大使向各驻在国政府提交一项照会，这些照会在行文上略有不同，但主要内容一致，主张一切列强在华商业机会均等，对中国实行“门户开放”原则。①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第一次关于“门户开放”政策的照会。除意大利完全接受美国照会外，其他五国均提出了不同程度的修正意见，不过没有一国明文反对。尽管六国对美国的该项政策主张持有保留的同意，1900 年3 月，海约翰却通知六国政府，宣布根据各国复照，均同意对中国实行“门户开放”的政策。② 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美国担心各国乘机把各自势力范围变为独占的殖民地，因此在同年7 月又向列强发出了关于“门户开放”的第二次照会。在这份照会里，美国声称: “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寻求一种解决( 办法) ，使中国获得永久安全与和平，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完整，保护各友邦受条约与国际法所保障的一切权利，并维护各国在中国各地平等公正贸易之原则。”③该份照会新增内容以明确无误的言语表明了美国在涉华问题上的基本政策，其中“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完整”的政策表述最具积极意义。

“门户开放”政策从来没有排斥和否认列强的“势力范围”，反而是在承认“势力范围”的基础上，提出各国对华实行“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④ 这是自1844 年《中美望厦条约》以来美国一贯秉持的“利益均沾”政策的延续。⑤ “门户开放”暴露了美国在远东地区追逐霸权的战略。1922 年的《九国公约》以国际条约的形式确认了“门户开放”载明的原则。⑥ “门户开放”原本只是美国的一项对华政策，逐渐作为帝国主义列强共同的对华政策“原则”而存在。此后，在一系列涉华国际事件中，尤其是面对日本对中国领土的蚕食鲸吞和步步紧逼，美国即以日本破坏“门户开放”政策为由作为美国拒绝日本对华侵略所造成之事实的依据。“九一八事变”后，美国国务卿亨利·史汀生( Henry Lewis Stimson) 发表“不承认主义”声明，谴责日本的行动损害了中国的“主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完整”，破坏了“统称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对华国际政策”。⑦ 这是美国获取国际话语权的典型案例。

2．学术议程: 美国霸权理论的初步阐述

这一时期，在扩张主义的基础上，学术界出现了大国崛起说，美国人开始憧憬将美国从大西洋大国变成太平洋大国，主张在军事力量可到达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在亚洲各地争夺霸权。于是，社会各界的一批精英随之出现，包括以西奥多°§罗斯福( Theodore

Ｒoosevelt) 和亨利洛奇( Henry Cabot Lodge) 为首的政客、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 Henry Brooks Adams) 、福音传教士乔赛亚斯特朗( Josiah Strong) 、铁路建造者詹姆斯希尔( James J． Hill) 、海军战略家艾尔弗雷德马汉( Alferd T． Mahan) 、企业家、有影响的报刊发行人、主编以及强大的农场主集团等。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马汉。马汉参加过美西战争，一生致力于海洋军事战略的研究。1890 年问世的专著《海上实力对历史的影响: 1660—1783》确立了马汉海权理论的权威地位。同年，他还发表了《美国向外看》，提出美国人应放眼海外，认识占领海外市场的重要性。甲午战争后，马汉把他的海权论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联系起来，以1900 年结集出版的《亚洲问题》为标志，形成了其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在美国权势中地位的看法，构成了他的关于美国“太平洋帝国”的思想。①

如果说马汉是美国走向霸权的海上理论奠基者，西奥多罗斯福则是其理论上的实践者。罗斯福早年受到马汉的深刻影响。② 1901 年曾任美国海军副部长的罗斯福继任美国总统，他不仅是“门罗主义”的坚定维护者，而且在其任期内大力发展海军，不断拓展美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范围，并因调停日俄战争、参与德法关于摩洛哥的仲裁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3．媒体议程: 建立全球性通讯社

到1900 年，美国工业国的框架业已形成。南北战争后开始的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和全国大片丰富自然资源的迅速开发，美国民众的发明创造才能的迸发以及政治文化的进步，所有这一切都为一个新生世界大国的未来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保证。美国将在世界上如何行事? 在对外事务上，民族主义者与国际主义者唇枪舌剑。报纸、杂志、书籍在争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大部分时间里，报纸上鼓吹的扩张政策同美国在整个19 世纪推行的对外政策如出一辙。

20 世纪初，美国在全球建立了三家世界通讯社———美联社、合众社和国际新闻社，它们报道全世界，并向全球销售这些报道。④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媒体议程设置，即成立公共信息委员会(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该委员会成为下一个历史阶段中最重要的国际话语权塑造媒介。

1917 年4 月13 日，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 Woodrow Wilson) 签署2594 号行政命令，成立公共信息委员会，任命乔治°§克里尔( George Creel) 为主席。① 该委员会有两项工作职责: 一是谋求美国国内的忠诚与团结，二是获得世界上中立国家的友谊与理解。克里尔这样界定公共信息委员会的任———“为打赢人类的心灵而战”，提出该委员会“首要的任务是宣传美国的决心和军事实力以及美国胜利的必然性，但同样重要的是宣传美国的动机、目标和理想，让我们的朋友、敌人和中立国家都逐渐把我们看作一个无私的、热爱正义的民族”。② 克里尔像推销商品一样推销美国，充分利用已经兴起的科技手段和媒介资源，从文字到图片、从广播到电影、从海报到电报，甚至征用美国海外企业的展览橱窗对美国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包装和展示。一战期间，公共信息委员会向海外输出电影胶片6200 卷，③印发各种出版物7500 多万份。④ 公共信息委员会把宣传总统威尔逊的演讲、宣传威尔逊关于理想主义的国际秩序思想和国际关系新准则作为经营国际舆论的重中之重，传达美国无私、仁爱和公正的形象，并且把威尔逊塑造成英雄和解放者，“让全世界相信未来就系于威尔逊一人”。⑤

由于公共信息委员会卓有成效的宣传，威尔逊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相当有名。除利用在华传教士的渠道外，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在华宣传工作还得到标准石油公司、英美烟草公司等大企业的支持，一些公司的雇员充当志愿者宣传威尔逊的政策主张。威尔逊的演讲内容被制作成书籍、单行本、小册子，有的还是中英文对照读物。最有名的当属《威尔逊参战演说》，该书第一版在两周内即告售罄，成为当时中国的畅销书。⑥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中国知识界的“威尔逊热”。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陈独秀称威尔逊“讲公理不讲强权”，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⑦ “威尔逊热”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其他国家得到了热烈回应。① 美国陆军部长牛顿贝克( Newton D． Baker) 曾经说过，和平是由两只手带来的: “一只手是伟大的自由国家人民的军事力量，另一只是美国理想主义所表达的正义和自由理念。”②总体而言，在这个阶段，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急剧壮大以及与之相伴的对自身大国身份的认知、对自身世界角色的重新定位，美国对掌握与自身实力相应的国际话语权的需求日益强烈和迫切。美国的大国话语权在这一时期开始萌发，露出端倪。

( 三) 1918—1941 年: 大国话语权初创阶段

1．政策议程: 从“十四点计划”到二战参战

一战结束前夕威尔逊“十四点计划”的提出表达了美国要做世界大国的雄心。

1918 年1 月8 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了建立“世界和平的纲领”演说，史称“十四点计划”。在该计划中，威尔逊提出了公开外交、航海自由、自由贸易、民族自决、国际联盟等一系列重磅概念。③ 在威尔逊的蓝图中，公开外交是指各国应该公开缔结和平条约，反对秘密外交。这一计划既针对协约国战时密约，也是对苏俄公布密约一事的反应。大战期间，英、法、意、日等国缔结了预先分配殖民地的秘密条约。一旦这些条约兑现，将严重打乱美国对战后秩序的设想。十月革命后俄国苏维埃政府公布了协约国的一系列密约，暴露了协约国列强参战目的之掠夺性和非正义性，震撼了全世界。威尔逊必须立即“止损”: 他需要团结国内民众，强化美国民众对美国参战正义性和神圣性立场的认同; 与此同时，为了维护美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道义，他需要争夺和掌握国际话语权。航海自由意为无论平时还是战时，必须保持公海航行的绝对自由，这是为了反对英国对海上航线的垄断。自由贸易主张各国撤除一切经济壁垒，国际贸易机会均等，这是为了利用美国的经济优势，打入英、法、日等国的传统势力范围，排挤竞争对手，夺取新的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民族自决”强调奥匈帝国的人民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境内的其他民族应该获得自治( autonomous)的机会。一个月以后， 1918 年2 月11 日在国会的另一次演讲中，威尔逊明确提出“自决( self-determination) ”一词。他说: “自决不仅仅是一个词语，它是一项势在必行的行动原则。”①“民族自决”的口号激起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幻想，实际上它是接过列宁的口号来抵制十月革命的影响，并以此瓦解德奥同盟国集团，在巴黎和会上争取政治主动。② 建立一个具有特定盟约的普遍性国际联盟，旨在为不分大小国家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提供相互保证。威尔逊认为，建立国际联盟“作为维持永久和平的头等要素的问题”，是“达到永久和平的全部外交结构的基础”。③

“十四点计划”是美国第一次以官方话语的形式，向全世界公开宣示美国关于世界和平的纲领以及美国的外交政策主张，是威尔逊思想的核心，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尽管饱受国内外的诟病和批评，甚至美国后来都没有加入国际联盟，④但是“十四点计划”中提出的一系列概念、原则、构想，对于深受殖民侵略之苦的广大亚非国家和民族以及陷入无休止权力争斗和武装冲突的欧洲列强均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其中“民族自决”原则极大地推动了二战后的非殖民化运动，其自由贸易的主张不仅推动了二战后各国各地区降低关税、消除贸易壁垒的进程，而且推动了全球各地自贸区和双边多边自贸协定的落实。

尽管“十四点计划”遭到孤立主义的强烈围堵，并未在威尔逊的有生之年变成现实，但“十四点计划”提出的诸多概念，因其具有积极意义，作为解决国际问题的原则和思路常常被援引，从而成为国际话语权的一部分。

2．学术议程: 创立文化教育国际交流机构

美国国际教育协会创建于1919 年，其主要目的是促进国际教育交流，特别是美国高校与各国高校之间的交流。国际教育协会是由美国教育家组成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其成员大多是和平主义者，参加或支持协会的有基金会、企业财团、学术组织以及美国高校等。⑤

此外，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首创了教授、学生互换项目和各国领袖人物互访等活动方式。洛克菲勒基金会先后发起建立了美国国际教育理事会和美国普通教育理事会，出资在国内外相继建造了一批“国际大厦”和“美国大厦”，供各国留学人员之用。一战结束后，赫伯特胡佛( HerbertClark Hoover) 利用比利时救济委员会剩余的救济款设立了“比利时—美国教育基金会”，以奖学金的形式资助比利时教学和研究人员赴美访学。美国还成立了一批较小的基金会为外国学生提供奖学金，如古根海姆基金会。

1938 年7 月27 日，美国政府在国务院设立了文化关系司，具体负责对外文化交流事宜，促进教师和学生的交流，开展国际文化合作。① 此后，美国又专门成立了交流助学金和专家访问小组委员会，具体负责拉美地区的教育交流和奖学金资助工作。

3．媒体议程: 向全球推销美国

在这一历史时期，除了报纸、杂志和图书，广播电台也发展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的短波电台都控制在私营公司手中。1939 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出台新的政策: 国际广播电台的持有人只能提供反映美国文化并促进国际友好、相互理解和合作的国际广播服务。② 这一政策的出台为1942 年美国之音( VOA) 建立并向全球广播奠定了基础。而在此之前，尼尔森°§洛克菲勒( Nelson Ｒockefeller) 控制下的对拉丁美洲广播和哥伦比亚公司的广播系统已经开始发挥作用。③

普利策奖自1917 年设立以来不断在全球范围内提升着国际社会对美国国家身份的认知水平。普利策奖的历届获奖名单显示，与美国有关的历史、战争及价值观的报道是其核心。根据学者对普利策新闻奖嘉奖辞的词频统计，普利策奖委员会一直重点关注获奖作品中与美国相关的议题，普利策新闻奖是美国话语的重要输出平台。④

总而言之，在这个阶段，美国的经济实力已经稳居世界第一，尽管孤立主义思潮和政策取向仍然没有彻底消退，而且英国仍然占据霸权国的位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际局势的重大变迁，推动“世界美国化”、按照美国的原则与思路维持世界和平日益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在这一时期，美国的大国话语权初具形态，崭露头角。

( 四) 1941—1945 年: 大国话语权制度化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赋予美国历史契机，战争使得富兰克林罗斯福( FranklinD． Ｒoosevelt) 能够推动美国朝野从全球角度来考虑美国的利益和安全。① 随着美国逐渐卷入欧洲事务，确保美国成为最强大、最具有竞争力的国家是二战初期美国最核心的战略目标。围绕这一目标，美国着重制度建构，通过制度性话语权的创设维护其已经取得的国际地位，同时拓展其国家利益。

制度性话语权是通过规则、程序和制度来间接影响和塑造他人的权力，是一种在维护现有国际惯例权威的前提下，积极引导议题设置、制定国际新规范、修正和再解释既有国际规则的结构性权力。② 在国际机制中，议程一般都是由大国按照自己的利益需求与价值判断来设置的，通过相应的议程设置可以形成于己有利的规则导向，从而最终将话语转化为一种同化、塑造他者的权力。因此，谁设置议程，谁就会取得话语权优势。③ 约瑟夫°§奈( Joseph S． Nye) 认为，国际制度是美国重要的权力资源，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④ 所谓制度性话语权创设过程即大国话语的制度化过程，是通过国际制度的创设而形成话语权的过程。

通过创设国际制度，美国将自身的价值观内嵌其中，并逐渐形成一套具有高度合法性且稳定的竞争规则。对其他参与方来说，任何改变和挑战都是困难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视之为离经叛道。

1941 年12 月28 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国务卿科德尔赫尔( Cordell Hull) 等人的建议下，批准成立战后政策顾问委员会，全面负责对战后国际制度进行设计。⑤ 该委员会其后成立了几个小组，分别负责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的战后秩序设计，其中政治小组的负责人、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 Sunlner Welles) 建议并成立了专门负责国际组织设计的特别小组，该小组提出的国际组织架构后来被应用到联合国中。⑥

美国的制度性话语权首先是在经济领域建立起来的。1944 年7 月，44 国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国际货币金融会议，最后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诞生。⑦ 布雷顿森林体系不仅拥有一整套规则，而且设有专门机构负责监督实施，这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世界银行。① 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霸权。

其次，联合国成为美国在国际政治领域宣传和取得话语权的最大平台。1942 年1月1 日， 26 个反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罗斯福提出的“联合国”设想为大会接受。1945 年6 月出席旧金山会议的50 国代表签署了《联合国宪章》。1945 年10 月25 日《联合国宪章》获准生效，联合国正式诞生。随后，美国邀请联合国将其总部设在纽约，并成为联合国最大捐助者。

1945 年3 月1 日，总统罗斯福在向国会作雅尔塔会议报告时强调，美国已经对全世界的和平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美国应分担维持和平的责任，继续发挥自己的作用。罗斯福之后的历届政府均表示出控制与主宰联合国的强烈意愿并付诸行动，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联合国都是美国推行外交政策的中心舞台，动员世界舆论支持美国立场的主要讲坛，维护与推进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

四、结论

在新生大国转型期，面对大国争霸、纷争不已的国际环境，美国利用列强矛盾，在几次重大转折关头采取了因应得当的战略选择和政策措施，最终成长为二战后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并取代英国成为国际体系的新霸权国。美国在新生大国转型期的话语权塑造和话语权建构战略取得了成功，为美国最终称霸世界奠定了重要基础。回顾美国建构美式国际话语权的历程，如下四个方面尤其值得关注。

第一，新生大国转型期是美国国际话语权塑造和形成的关键时期。美国在二战结束后取得了国际事务中的霸权，其霸权的基础早在新生大国转型期间就已经确立。在取得经济总量世界第一以前，美国的主要精力放在国内治理，对国际事务的关注相对较少。在获得经济总量的世界桂冠之后，美国又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持续发展才塑造出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大国话语权。二战后，美国取得的国际事务支配权不仅仅是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崛起的结果，也是其国际话语权提升和成长的结果。

第二，美国的国际话语权不是其经济实力的自然延伸，而是美国政府部门、学术界、传播媒体等精英机构主动和有意识塑造的结果。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美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首位，然而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不仅遭到世界霸权国英国的抵制，而且面临其他欧洲大国以及日本的挑战。在巴黎和会上，威尔逊曾打算以“世界和平的纲领”收拾战后乱局，却铩羽而归。此后，美国潜心深耕，从政策议程、学术议程和媒体议程三个方面着手，经过多年的努力逐渐构建起美式国际话语权。

第三，自觉和主动的国际道义意识是美国构建美式话语权的逻辑起点。纵观美国在新生大国转型期的国际话语权建构经历，我们可以发现，国际道义是一条在美国争夺和掌握国际话语权的过程中贯穿始终的主线。美国高擎“美式”国际道义大旗，充当国际事务中正义、正直、正气的化身，通过对国际舆论的监督、预测、引导和控制，从而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地把持国际话语权的舆情、走向以及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

第四，美国的国际话语战略不仅是美国国际战略的组成部分，而且服务服从服膺于美国国际战略总目标。有什么样的国际战略，就有什么样的话语战略。美国的国际战略决定了美国国际话语战略的基本框架、结构与目标。美国争夺和护持世界霸权的国际战略决定了美国的国际话语权具有明显的霸权印记。同时，在新生大国转型期的不同阶段，美国对自身国家身份的认定呈现出明显不同却符合国情的判断，而且在此基础上制定并实施了相应的话语权战略。

总之，美国在当今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不是美国实力的自然延伸，而是其主动、有意识塑造的结果。美国积极争夺和把持国际话语权，反过来亦有利于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有利于美国对国际事务的支配，美国的国际话语权与美国对国际事务的主导地位之间形成了相辅相成、良性循环的互动模式。美国构筑国际话语权的经历与经验留给我们诸多启示。

(来源：2018年7月 《世界经济与政治》）